



本土文本

晚霞

(小说)

□田耀东

伍谷丰从镇文化站退休，75岁，精神矍铄，仍人称老帅哥。

高明从镇卫生院退休又返聘，做了半辈子B超，眼睛也像B超，看人看事穿皮透骨，七十多岁了，看小字不戴眼镜。每年的老年体检，他四点半起床，忙到上午十点，下午还有预约。

赵宝73岁，瘦高像芦柴，小学与高明同班。高明长得矮，赵宝就喊他小明。赵宝从小就见老，老了也不过头发白一点。

赵宝和伍谷丰在乡小学代课就认识了，伍谷丰教四年级语文，赵宝教五年级语文。伍谷丰能写能唱，赵宝能写能画。伍谷丰调到乡文化站，不久便转正了。赵宝嫌代课工资低，辞职搞个体，办了个芝麻大的企业。企业倒闭后，做泥水匠、做水电工、办学前培训班，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竟然干得有模有样。后来被老年大学聘去，每周为老人上一节课。

伍谷丰碰到赵宝，嗨！赵老师！赵宝还一句，嗨！伍主任！高明从对面走过来，一对活宝，天天吵！

伍谷丰与赵宝经常去麻烦高明（做B超前是全科医生），量血压啦，扎个针啦，用探测器在肚皮上拖一拖，赵宝把那机器叫作“拖布”。小明，替我肚皮上拖一拖。高明把检查床的一次性床单换一张新的，赵宝躺上去，高明用润滑剂在赵宝的肚皮上抹一抹，把探测器从左滑到右，从上滑到下，仔仔细细，全

神贯注，然后在赵宝的屁股上猛拍一记说，你这家伙，去年二十，今年十八！赵宝开心得咧开嘴笑起来。轮到伍谷丰了，高明说，轻度脂肪肝。赵宝说，还是当官油足。

赵宝老婆去世那年，伍谷丰和高明用旧桑纳车载着赵宝到处转悠，晚上把他夹在中间散步，一面走一面相互挤兑、揭短，聊些年轻时的丑事。半年后，赵宝恢复了睡眠，又能去上课了。

第二年，伍谷丰女人住院，转了几家医院都查不到病根，最后转到大城市去了，这一去就是大半年。伍谷丰的体重从150斤减到110斤，眼睛凹下去，血压升起来，开始吃降血糖药。赵宝和高明天天给伍谷丰发微信、发段子：有时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有时是海鸥在沙滩上飞翔，有时是曾经垂钓的小河边。



AI绘图

伍谷丰回想起说，狗嘴吐不出象牙！高明用B超替他在肚皮上仔细地拖，说，嗨！脂肪肝轻了。伍谷丰说，高明就是高明啊！

又是一个黄昏，赵宝发微信给高明：高先生！散步否？平时都是秒回的，那天赵宝盯着手机五分钟没见回音，便对伍谷丰说，小明不知忙啥，走！去找他。本来相约在路口等的，今天两人直奔高明家。

大门紧闭，打他电话忙音，夫妻俩全不在家。赵宝说高明在医院里忙吧。伍谷丰遂拨通院长电话，院长曾是他的学生。院长说，我们正在路上，高主任的儿子车祸，没了……

天塌了。赵宝、伍谷丰面面相觑，像一对呆木鸡。然后醒过神来，一起向医院奔去。

高明服两粒安眠药，眼睛仍一夜睡到天亮。院长给高明安排了活络班头，让他既不闲着，也不累着，在工作中解脱痛苦。

伍谷丰麻烦高明的事忽然多了，他妻子的化验指标时高时低，缠着高明叫他想办法、出点子。赵宝则一个劲地夸赞高明妻子待高明真好，把他疼爱得像

个孩子。又说自己这两天腰酸背痛的，吵着叫高明用“拖布”把他周身拖一拖。说，哪像你有妻子疼着，老夫老妻就是有依靠。

三人每天散步都走得精疲力尽，走得高明的眼皮合拢来，然后把他夹回家，仍在床上。

伍谷丰妻子问高明妻子，高明安眠药还在吃吗？高明妻子说，现在吃一片就能睡觉了。

一个月后，伍谷丰让妻子外出散心，她仍然不能多走路，适宜坐邮轮游三峡，吃住在船上。但他还是不放心，定要叫上高明夫妻俩和赵宝一起陪着去。伍谷丰说，医生随身带，还有赵宝这小子做勤务，嗨！

来回七八天，高明带着听诊器、急救包，拖个廿六寸箱子。伍谷丰扶着妻子，高明的妻子帮着搀扶。赵宝拖个廿八寸大箱子，自嘲是“沙和尚”，只是缺一根扁担。一行人登山涉水，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相扶相携，高明更是一路担起医生职责，随时照看全队人马。到家时，高明骂道，你们两个坏东西，把我累坏了。到家的那天晚上，果然一觉睡到大天亮。

院长来电告伍老师，高主任状态正常了，你们用了什么方法？

伍谷丰、赵宝才长舒了一口气。

三人依然天天散步，村路的尽头是一望无际的麦地，晚霞映照在小路上。

一棵针叶松

(散文)

□倪正平

它是那样寻常，又是那般忠诚。每次回乡间老家，它都毫无例外地挺立在那里，迎接我，从不失约。

变化是乡下老家的常态。有时，事先没联系就直接回去，父母却有事外出，那就扑了个空，甚至被关在门外；有时，上次回去时还活蹦乱跳的鸡鸭鹅羊会从棚里消失，或被卖了，或被宰了，或挣脱了栅栏的阻挡，外出游荡去了；宅前宅后的一畦畦菜地也会经常变换景致，被父母布排得艺术品一般的方块、条块里，满载的青菜会退潮般变少，绿油油的油菜会变成金黄色，原本铺满低矮蔬菜的地方会突然竖起由木条、芦头扎成的架子，上面挂着丝瓜、扁豆、豇豆……与之相比，无论何时回去，那棵规模较大（顶盖足有三十来平方米）的针叶松和几间老屋一样，始终守候，且一成不变。

是的，一成不变。我记忆里已没有了它年幼时的模样。它肯定不是长这么大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肯定有幼苗时期，树干细微，身材矮小，像园艺师手下的盆景。但我脑海里留存的就只剩下现在的样子：像把撑开的巨伞，像

高耸的屋脊，四季常青，偶有枯枝夹杂其中。

因为没有变化，它在我眼里显得太寻常了，就像江海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榉树、樟树、樟树一样普通，直到有一天，两个外乡人来到这棵针叶松树下。

外乡人自称从北边一个乡镇过来，听说这里有一棵大型针叶松，便慕名前来，想采集些针叶。他们请求似的语气和神态把我及父母搞蒙了：就是棵平常的松树，针叶多得数不清，你们需要就采呗。两人谢过，开始小心翼翼，如获至宝地从边缘垂下、够得着的树枝上采集，边采边介绍起针叶的药用处，说是把它洗净熬汤喝，有祛风燥湿、降血脂、安神、活血消肿等功效。我们听得云里雾里，这树站在这里四十年了，我们咋不知道这寻常的针叶还有这些药用功能。我疑惑地问：这树到处都有，有这么稀奇吗？来人又科普般地讲开了：针叶松通常生长在高纬度、高海拔、环境严酷的山地，在海门很少见的，他们以前都去外地山区找这针叶。他们这么一说，我才发觉在附近，在这片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真还没从别处看到

当然，也不全是感情上的牵绊，它

灵魂蓝色

(散文)

□陈凤兰

所有的色彩中，我最敬畏蓝色，没有缘由。

小时候活得糙得很，春天里挑猪草，几乎见草就赶尽杀绝。唯有一种开着米粒般蓝花的野草，让我望而却步。周围都是乱蓬蓬的蒿子，大大咧咧的灰灰菜之类，而那一点点蓝，一点点蓝，淡淡蓝，有些摄人心魄，有些惊人魂魄。我有种“此物本应天上有”的错觉，定以为那是七仙女从仙境误落凡尘。

十来岁时，父亲不知从哪里移栽了一棵蝴蝶花，长长的叶子，肆意地伸展着，一片碧绿的生机。不知何日，它突然从叶片中抽出一根花穗，直愣愣地擎举着。隔不久，一朵蝴蝶颤然在风中起舞，而且是蓝色的。我惊呆了，为它蝴蝶展翅般的花形，毛絮絮的淡紫色的花蕊，更为它蓝茵茵的花瓣。早就听烂了《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的歌曲，早就厌倦了蔷薇、栀子花的白，有一种蓝色的花儿精灵一样撞入眼帘，我忽然觉得气息都乱了，像是被某种东西狠狠击中

星状白线条中央缀着黄色的花蕊。当帅气的男孩抱着一大束拥簇簇的“勿忘我”献给女孩时，我禁不住喉头哽咽，泪水横流，像是自己第一次拥有了爱情。“勿忘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上帝给所有的花朵命名完成的时候，一朵没有被命名的小花叫道：“哦，我的上帝，请不要忘记我。”于是上帝欣然回答：“这就是你的名字。”“勿忘我”的花语是“永恒的爱”，意味着爱情像天空和大海一样永久。这让我想起了《泰坦尼克号》中的定情之物——“海洋之心”，一颗鲜艳的深蓝色的透明钻石。我惊叹于导演的匠心，我不知道除了蓝色，还有什么能够承载这样厚重的爱情和忧伤。

蓝色的英语是“blue”，但只要加一个“s”，它立刻就有了新的含义——“blues”，中文名字叫“蓝调”，或者是谐音的“布鲁斯”。第一次听“蓝调”，我錯到了以往音乐抒情的审美定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泣不成声，一种从心底流淌的忧伤没有任何调式一般就宣

泄了出来。老钱的《今天我疯了》，张岭的《喝酒》，尤其是高泽深的《二叔》，都让我沉陷，迷醉。我单曲循环着“低头一条路，回身道道梁，要是哪天有个三长两短，腿一伸，眼一闭，一首小曲落在后山……”多少生的难死的痛都在这哽咽中，多少挣扎与牵挂都在这无尽的哭诉中。“歌以言情”，蓝调传达着低调、忧伤、抑郁的情绪，这与其起源于过去美国黑人奴隶的灵乐有关。蓝调乐句起初会给人们一种紧张、哭诉、无助的感觉，然后接着的乐句便像是在安慰、纾解受苦的人。就好像是受苦的人在向上帝哭诉，而其后又得到上帝的安慰与响应！多少艰难与不公正似乎都在倾诉中风轻云淡了，只剩下蓝色的忧伤在缓缓氤氲。

我喜欢蓝色，如果你不理解，你只是不理解我的忧郁与悲伤。如果你爱我，就送我一朵蓝色妖姬，因为它的花语是“相守是一种承诺”，因为它代表着不管任何外因内因都要安于一生的宿命。

江海新韵



搬经颂歌

□王嘉祥

离开生我养我的如皋市搬经镇白菜池村，已整整62年，这期间，虽然也曾多次回过家，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今年，应邀为某家杂志做专访，先后11次去搬经镇，接触到各方人士，走访了企业、农庄；乡贤、达人，一个鲜活的搬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感动之余，写下颂歌，以敬父老乡亲和各方友人。

——题记

鸟云下挣扎生长的苦菜花，
养活了苦难的搬经人；
那难以下咽的观音土，
留住了他们生命的根。

千年银杏树伟岸的身躯，
是搬经人倔强的身影；
当年岳飞拴马的老槐树，
成了搬经儿女“精忠报国”的史证。

崇军尚武，将星闪耀，
镇国将军喜报金戈铁马有来人；
尊师重教，文星璀璨，
古镇饮誉文坛的作家蔚然成群。

勒紧裤带一年一年削高沙、治穷根，
咬紧牙关一茬一茬早改水、积粮囤；
大运河，古长城，
红旗渠，坎儿沟，
又怎能忘搬经人顽强的战高沙精神！

红十四军血染的土地上，
新时代的战斗号角催人奋进；
有理想有知识的新一代，
是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

推独轮车的搬经男人老实本分，
改革春风吹得他们离土又

离村：
如今，留在城里的当上了大国民工，
回乡创业的成了乡亲们致富带头人。

相夫、教子、守家门，
裁桑、养蚕、喂鸽鹤；
淳朴、善良、隐忍的搬经女人，
蝶变为红色土地上的绿色娘子军！

搬经百岁老人又多又年轻，
他（她）们共念一本无字长寿经：
親子粥、米打底，一喝喝到九十几，
萝卜条、嘎嘣脆，一嚼嚼到一百岁。

焦港清凌凌的河水日夜静静地流，
滋养着憨厚朴实的搬经人；
那金色的稻穗、绿色的麦浪，
是他们苦水和汗水的结晶。

一群群游客驾车奔古镇，
农家乐、地三鲜、西乡情韵；
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抵不上搬经猪头肉馋煞人。

激活了都市人的搬经情；
天南地北熟悉的如西乡音，
成了《红旗颂》最美的和声！

写给中市街牌坊

(组诗)

□袁人

◎范公
海潮侵袭
你的心中浊浪滔天一派狼藉
听见哀号时
看见流亡时
栉风沐雨的你
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堤绵延
你的心中风过林梢一片安逸
听见呼唤时
看见归时
挥毫泼墨的你
后天下之乐而乐

海潮涨落煮盐无碍
沧海给厚爱
范堤护佑稼穑无恙
家园入梦乡

◎忠节流芳
大丈夫脊身为国，
老死蓬蒿心不甘。
缪思恭，字德谦，
肇始衙门当差办，
赫赫功勋平战乱，
说服九州威名扬。
屡次出征复大元，
南湖诗吐衷肠，
忧国忧民想回天。
官一任福一方，
兴学校劝农桑，
百姓俱兴。

百姓千里送，
山河晏。

大丈夫舍利为义，
冒死赴险仁成全。
缪思敬，字德中，
德才兼备声名远，
携手兄长平战乱，

不屈不挠贼子惮。
英雄豪杰得举荐，
耿直人多意见，
忧国忧民想回天。
遭贬官遇流放，
离家国守边关，
此生无怨。
后人世代念，
岁月转。

噢，缪氏二贤。
噢，缪氏二贤。
我掩卷长叹，长叹！
忠节流芳，
让我无为而勤勉。
忠节流芳，
让我贪婪时清廉。
忠节流芳，
让我懦弱时倔强。

◎望重南州
居庙堂之高，你为臣子标杆；
处江湖之远，你为乡民模范。
我的眼穿过云烟，
找寻你，
注视你。

啊，一眼望千年的尚书坊！
望重南州，
爱流传，
温暖了人间。
居庙堂之高，你为苍生挂牵；
处江湖之远，你为德慧忧患。
我的心穿过云烟，
靠近你，感怀你。

啊，一眼望千年的尚书坊！
望重南州，
爱流传，
温暖了人间。

